

华阴县志

第一函
第九册

華陰縣志卷十三

列傳

公孫衍

史記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者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孫氏與

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

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

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

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

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

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

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曰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于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于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于庭明言

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
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
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于犀首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楊喜 漢書作熹

楊喜字幼羅碩少子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
灌嬰五年漢擊項王於東城圍之數重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
軍皆披靡是時喜爲騎將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項王乃自刎而
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喜
與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

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喜爲赤泉侯侯千九百戶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免二年復封十八年薨子定侯敷嗣爵

楊敞

前漢書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知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爲遷御史大夫代王訴爲丞相封平安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更衣敞

夫人遽從東廂謂敬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敝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卽位月餘敝薨諡曰敬侯子忠嗣忠弟惲

楊惲 前漢書

楊惲字子幼以兄忠任爲郎補常侍騎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名曰山郎惲爲中郎將罷山

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
郎謁者大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
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惲居殿中廉潔
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
多怨于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
惲教之亦上書告惲罪皆免爲庶人惲旣失爵位家居治產業
起室宅以財自誤歲餘其友人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
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
客有稱舉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腌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
報會宗書曰惲材污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

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惓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已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時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奮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于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惓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惓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惓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惓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

上書告憚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
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
酒泉郡

張奐

奐事詳具范氏後漢書茲錄其入籍大段以著其終爲華陰人也

張奐字然明本敦煌酒泉人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
尙書舉賢良對策第一由議郎累遷度遼將軍徵拜大司農以
擊先零羌功當封奐不事宦官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
一人爲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宏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
唯奐因功見聽故始爲宏農人焉轉太常司隸校尉王寓出於
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許諾奐獨拒之寓

怒因疏薦王暢李膺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後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爲司隸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曰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爲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邱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薰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

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
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頰雖剛猛省書哀之卒
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與閉門不出養徒千
人著尙書記難三千餘萬言光緒四年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
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
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綿牢以釘密爲不
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匪
王孫推情從意庶无咎吝諸子從之所著銘頌書教誠述志對
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竝
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後漢書

昶爲黃門侍郎尤善草章草家風不墜

弈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至如筋骨天姿實所未逮
若華實兼美可以繼之書斷

楊震

後漢書

楊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
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
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
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
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里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
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

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臺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征入爲太僕遷太常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功緣思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
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
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
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
清朝塵點日月書誠牝鷄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
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
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嬖之私割不忍之心
留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嘆朝

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
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
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
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
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
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
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
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
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

震不許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
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尙書敕遂拒
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闔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
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
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
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
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金三邊振擾戰鬪
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
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

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
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追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
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
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
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藏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
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
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
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
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臺輔不能奉宣政化

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
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
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
寧躬自匪薄宮殿垣屋傾倚杖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
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
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
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福作威玉食唯
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
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

豐等皆側目憤怒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詰以罔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刀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

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
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以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
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
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
醕而死時年七十餘宏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
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歲餘
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
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
陰亭潼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

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
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
茲在藩上天降威災皆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
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
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五子牧里秉讓
奉

劉寬

後漢書

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父崎順爲時爲司徒寬嘗行有人
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
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

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
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
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厯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
疾言遽色嘗以爲齊之以行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
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
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
所化靈帝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轉
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
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

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因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烈侯子松嗣

楊秉

後漢書

楊秉字叔節震子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卽位以明尙書徵入勸講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尙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

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尙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弈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餘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遠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歿乃拜太僕遷大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爲濟陰太守以臧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

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尙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征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曰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征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尙書令周景與尙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謙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宏養宜用優遊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征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紜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

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澆濯蠹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並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
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
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濫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
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肴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尙茲案中常侍
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
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
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若斯之人非恩所有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尙書召對秉掾屬
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
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
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
所不統尙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
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
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楊賜 後漢書

楊賜字伯獻秉子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

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虵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

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
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
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
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二年代唐珍爲司空以
災異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爲司徒是時
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
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
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又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
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厯載不轉勞逸
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

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遊欲得尙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

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螫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甯今復投蜺可謂熟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

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鶴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言各受豐
爵不次之寵而令縉紳之徒委伏吠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
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
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
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
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
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
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
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
之年而不盡其懷懷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

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令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

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
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
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
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時賜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
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
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
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
南宮閣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人侍

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
及濟子拜賜尙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
二年九月復代張溫爲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
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
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遂階成勳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
七在卿棧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乂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勳
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
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

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已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楊彪

後漢書

楊彪字文先賜子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椎官材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爲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代黃琬爲司徒明年

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安樂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麤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

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
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
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公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
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
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
免琬彪等詣闕謝卽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
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
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爲太
尉錄尙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
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尙書令建安元年

從車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
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
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
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
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
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
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
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
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

爲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攀不復行積十年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楊修

合漢書典略世說續後漢書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好學有俊才當世景慕平原彌衡矯時慢物少所推許唯善魯國孔融與修嘗稱曰大兒孔文學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曹

操請署倉曹主簿用事曹氏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鷄肋而已衆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果回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所問乃逆爲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思因事除之修謙恭才博自魏太子以下并爭與交好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嘗與修書論諸人才優劣修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

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
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修
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
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
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耳竊竦耳非夫禮通
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
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
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
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

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拊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爲皆有譽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修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麓

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操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
患明日復以簾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
驗則彼受罪矣太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操由是疑焉操遣太
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者不得出以觀其所爲太子至
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
從之操怒二十四年秋操遂以漏洩言教交通諸侯殺之修臨
死謂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植故也時年四十
五矣或云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
訕鄴陵侯章操聞之大怒以是受戮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初

修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乃召見之賜髦穀帛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

楊佺期

晉書

楊佺期宏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爲朝後歸國終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第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齒

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元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元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元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元未

奉詔欲自爲雍州以郤恢爲廣州恢懼元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元來恐難與爲敵旣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閻邱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元來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閻邱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元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元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適屯北塞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元遂舉兵討佺期先攻

仲堪初仲堪得元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

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元在零田佺期與元廣擊元元畏佺期之銳乃渡車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元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徑向元船俄而迴擊郭銓殆獲銓會元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元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傳首京都梟於朱雀門楊

氏遂滅

楊駿 晉書

楊駿字文長宏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宏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尙書褚詵郭弈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郡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

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
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
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
中書監華廙令何邵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
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
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盡茂著宜正位上臺
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
中錄尚書令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
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
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杖出入詔

成后對廣邵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問己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八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洸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

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宏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搆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

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

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出兵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於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閭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

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
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以莠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繼
駿後

楊珧 晉書

楊珧字文琚歷位尙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
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
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
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
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
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

絹五千匹珽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
琇與北中軍侯成棗謀欲因見珽而手办之珽知而辭疾不出
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珽臨
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
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讐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
歎焉

楊濟

晉書

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
武帝校獵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
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

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
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
祐爲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忘大司馬汝南王亮
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
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
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
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
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
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
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

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將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劉志 周書

劉志宏農華陰人本名思漢太尉寬之十世孫也少好學博涉羣書植性方重兼有武略魏正光中以明經徵拜國子助教除行臺郎中永安初加宣威將軍給事中二年轉東中郎府司馬征虜將軍永熙二年除安北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別駕三年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志據城不從東魏潛遣間使奉表長安魏孝武嘉之授長史襄城郡守後齊神武遣兵攻圍志力屈城陷潛遜得免大統三年太祖遣領軍將軍獨孤

信復洛陽志糾合義徒舉廣州歸國拜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封
華陰縣男邑二百戶加大都督撫軍將軍轉中外府屬遷國子
祭酒世宗出牧宜州太祖以志爲幕府司錄世宗雅愛儒學特
欽重之事無大小咸委於志志亦忠恕謹慎甚得匡贊之體太
祖嘉之嘗謂之曰卿之所爲每會吾志於是遂賜名志焉仍於
宜州賜田宅令徙居之世宗遷蒞岐州又令志以本官翊從及
世宗卽位除右金紫光祿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武
鄉縣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仍賜姓宇文氏高祖時爲魯公詔又
以志爲其府司馬高祖嗣位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拜刑部中大夫志執法平允甚得時譽蓮勺界內數有羣盜攻

刼行旅郡縣不能制乃以志爲延壽郡守以督之志示以恩信羣盜相率請罪志表陳其狀詔並免之自是郡界肅清寇盜屏息遷使持節成州諸軍事成州刺史政存寬恕民吏愛之天和五年卒贈大將軍楊州刺史諡曰文子子明嗣

楊桓

晉書

十六國春秋

楊桓宏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內外叛作郭麇之反東苑也桓從弟司馬統謂桓曰郭麇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宏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

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宏演矣統懼遂奔歸郭濬
及呂纂時桓以后父任爲尙書左僕射而纂爲隆所弑后亦自
殺桓乃棄位出亡利鹿孤伐隆獲桓僇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
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知乎桓曰臣受呂氏厚恩位參端貳雖
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僇檀曰卿忠
臣也以爲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不敢留乃
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歧之感
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
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
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

不建陛下宥臣于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變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既至秦興深禮重之屢仕顯職桓竟卒于秦

楊播

北史

楊播字延慶宏華陰人也宏農簡公子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飾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

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愨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
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
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
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
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
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後爲華州刺
史至州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卒於家子侃等停
柩不葬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
爵諡曰壯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
毅弟椿津恭讓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

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
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時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
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
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
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常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
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僚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
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
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涕兄弟並
皆有孫惟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元孫
自昱已下率多學尙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

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
逮焉余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
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
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
久之

楊侃

北史

楊侃播子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
侄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
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
刺史長孫稚請爲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

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內應遂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
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
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叛卒已集唯聽信還佐
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
遂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
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
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
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抄掠稚乃奏侃爲統軍後雍州刺
史蕭寶夤據州反稚討之除侃爲稚行臺左丞軍次恆農侃曰

稚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
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敗諸處
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稚從之令其子彥等
領騎與侃於恆農北渡便據石錐壁乃班告今且停軍於此以
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
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不降之村理須殄滅人遂
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
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爲有力焉建義初除
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
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

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尙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顯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顯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尔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顯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顯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尔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渡顯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尙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

飄水浮米斗幾值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侃與內弟李暕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余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

楊椿

北史

楊椿播弟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爲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孝文明太

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
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興曹少卿
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
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
對使者曰楊使者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
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
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
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
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
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

夜襲斬贖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尙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

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
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
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
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
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尙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
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
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
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
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

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所擒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尙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服賜朝衣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甯理須諮訪但高尙其志

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恆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

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齎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彼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

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
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
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
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
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
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
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
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
由忠貞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
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

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冤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楊昱

北史

楊昱椿子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

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屬請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傅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縶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污則從其污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苟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

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
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
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
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今帝年幼
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
慎勿隱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恆州刺史楊鈞造銀
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
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乂之從祖父舒早喪
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
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

憾神龜二年瀛洲人劉宣明謀反事覺竄逃又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乃遣人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父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父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

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
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
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顯軍稽緩遂免昱官尋
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夤
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尙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
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
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
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
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幾未元顯侵逼大梁除昱南
道大都督鎮滎陽顯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

五人在門樓上顯至執昱下貴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
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
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顯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顯帳前曰陛下
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乞求楊昱以快意
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
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
之孝莊還復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
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
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

楊津播弟字羅漢本名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告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疋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恆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宣

武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
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
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爲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
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
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
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
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嘗以
私書切責於是官屬咸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
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匹

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而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

又兼吏部尙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
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
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賦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
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
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湧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
曰不畏利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諭之
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與
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
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
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

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

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尔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尔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其子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梁沛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廣河而尔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

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
長子遁

楊逸 北吏

楊逸津子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
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
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
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
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
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時刺史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
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假令以此獲戾

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
執不許尙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逸旣出粟之後其老
少殘疾不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
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
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飲食者雖在閭室終不
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
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
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
刺史尙書僕射諡曰貞

楊悖

北史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

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之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情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韻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然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暗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還洛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

誅余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
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
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
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
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曰僕百世忠臣
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于如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
之讐得自縊于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愔乃投高昂兄弟旣
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
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署行臺郎中
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愔罪謂曰人不識恩義蓋

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艱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
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於時羈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
教令皆自愔及焦憐出遭罹家難哀毀骨立神武愔之常相開
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
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
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
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
有也及喪柩盡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
日隆冬甚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
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

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
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
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
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
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
寶猗齋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
見之悅除大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
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
至碭礪州內有愔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
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尙書吏部

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尙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
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
太史遷尙書右僕射尙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
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
尙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府王文宣之崩百寮
莫有下淚愴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
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
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
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
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

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殮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禮定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愔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較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

鄰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文
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受遺詔
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議出二王爲刺史二
王拜職於尙書省大會百愔察赴之長廣且伏家僮數十人於
錄尙書後室行酒至愔卽捉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
耶尊天子削諸國赤心奉國未應如此於是愔被拳杖亂毆擊
頭面血流令人持送御前常山王以墀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
下骨肉相連楊遵彥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以還皆重足
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等爲國
事重共執遵彥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

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耶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
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
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
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日以表我意先是童謠曰白羊頭筆秃我
辮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
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愴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
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常作尼故曰阿廢姑愴尙帝姑故曰道人
姑夫云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以中書令趙彥深
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楊林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

蹇驢可悲之甚愔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人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楊元慎

洛陽伽藍記

楊元慎宏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武明經爲中博仕父辭不仕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元慎清尙卓逸讀老莊善言元理性嗜酒飲一日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雖官爲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與慶弔或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如故也意思深遠善于解夢孝昌元年

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而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旁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兆夢盜羊入獄問于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其解夢皆有神驗率如此及余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

楊寬

周書

楊寬字景仁宏農華陰人也祖恩魏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
七兵尚書北道大行臺恆州刺史懷朔鎮將軍寬少有大志每
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
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屬鈞出鎮恆州請從展效乃改
授將軍高闕戍主時茹茹既亂其主阿那瓌來奔魏魏帝遣使
納之詔鈞率兵衛送寬亦從行以功拜行臺郎中時北邊賊起
攻圍鎮城鈞卒城人民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茹茹
後討鎮賊破之寬始得還朝魏廣陽王深與寬素相委昵深犯
法得罪寬被逮捕魏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
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

啓寬爲左丞與參謀議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
顯未之許顯妹婿李神軌謂顯曰楊寬義士也匹夫猶不可奪
志况義士乎王今強之以行亦恐不爲人用顯乃止孝莊踐祚
拜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行洛陽令邢果反寬以都督從
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之就拜通直散騎常侍師未還屬元
顯入洛其帝出居河內天穆懼計無所出集諸將謀之寬曰吳
人輕跳非至之敵况懸軍深入人師老兵疲強弩之末何能爲也
願徑取成皐會兵伊洛戮帶定襄於是乎在此事易同摧朽王
何疑焉天穆然之乃引軍趣成皐令寬與爾朱兆爲後拒尋以
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

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
必有他故吾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
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
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
進圖北門時梁將陳慶之爲顛勅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
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
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不寬答曰僕
兄旣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
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
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

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大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邑三百戶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弑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朝至下邳爾朱仲遠啓復寬官爵留爲大行臺吏部尙書孝武初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給事黃門侍郎監內典書事中尉綦儻與寬有宿憾誣以他罪劾之孝武謂侍臣

等曰楊寬清直朕極知其無罪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事下廷尉尋得申釋又除黃門侍郎兼武衛將軍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騎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尙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邑一千二百戶大統初遷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傅儀同三司拜侍中都督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卽本州也十年轉河州刺史十六年兼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略漢川而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十七年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令寬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軍至白馬與乾運合戰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幽州刺史魏廢帝初

入爲尙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魏恭帝二年除廷尉卿世宗初拜大將軍增邑一千二百戶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邑一千戶除小冢宰轉御史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識頻牧數州號稱清簡厯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協按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其年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諡曰元子紀嗣大象末官至上儀同大將軍虞部下大夫

楊忠

周書

楊忠宏農華陰人也小名奴奴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

因家於神武樹頹焉祖烈龍驤將軍太原郡守父正以軍功除
建遠將軍討鮮于修禮死保定中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興城
郡公忠美髭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瓌偉武藝絕倫識量沉深
有將帥之略年十八客遊泰山會梁兵攻郡陷之遂被執之江
左在梁五年從北海王顥入洛除直閣將軍顥敗爾朱度律召
爲帳下統軍及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忠時預焉賜爵
昌縣伯拜都督又別封小黃縣伯從獨孤信破梁下澁戍平南
陽並有功及齊神武舉兵內侮忠時隨信在洛遂從魏孝武西
遷進爵爲侯仍從平潼關破回洛城除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
夫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纂戰敗退走

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
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與洛兒
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募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斬纂以狗
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奔梁梁武帝奇之以爲大
德主帥關外侯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
祖狩於龍門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
臺謂猛獸爲拚于因以字之從擒竇秦破沙苑遷征西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進爵襄城縣公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
橋敵人遂不敢進以功除左光祿大夫雲州刺史兼大都督又
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璧圍轉洛州刺史邙山之

戰先登陷陳除大都督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追封母蓋氏爲北海郡君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朔州刺史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東魏圍潁川蠻帥日柱清據險爲亂忠率兵討平之時侯景渡江梁武喪敗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遼城降朝廷因之將經略漢沔乃授忠都督三荆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以伯符爲鄉導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尙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萬也懼而服焉梁同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兵騎一萬寇襄陽初

梁竟陵郡守孫暲以其郡來附太祖命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仲禮至暲乃執貴以降仲禮又進遣其將王叔孫與暲同守太祖怒乃令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獲其守將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忠乃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回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淙頭忠親自陷陳擒仲禮悉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王叔孫斬孫暲以竟陵降皆如忠所策梁元帝遣使

送子方略爲質并送載書請魏以石爲限梁以安陸爲界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北度與其前西陵郡守羊思達要隨陸土豪段珍寶夏侯珍洽合謀送質於齊欲來寇掠汝南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門納焉梁元帝密報太祖太祖乃遣忠督衆討之詰旦陵城日昃而尅擒蕭綸數其罪而殺之并獲其安樂侯昉亦殺之初忠之擒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師乃譖忠於太祖言其在軍大取金寶珍玩等太祖欲覆按之惜其功高乃出忠忠忿恚悔不殺仲禮故至此獲綸等並加戮焉忠間歲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禦衆甚得新附之心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

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
二象反走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譽爲梁王令忠鎮穰城以爲犄
角之勢別討汙曲諸蠻皆克之孝閔帝踐祚入爲小宗伯齊人
寇東境忠出鎮蒲坂及司馬消難請降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
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兼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
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
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
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
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
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

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
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當吾鋒齊兵陽若渡水忠馳將
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是天下健兒
今日服矣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隨國公邑萬戶別
食竟陵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尋治御正宗大夫保定二年遷大
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
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大將斛律明月未易可當今
欲探其巢窟非十萬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
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三年乃以忠爲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
傑爾朱敏及開府元壽田宏慕容延等十餘人皆隸焉又令達

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而進期會晉陽忠乃留敏據什賁遊
兵河上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響將士席卷二十餘鎮齊人
守陁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又留楊纂屯靈邱爲後拒
突厥木汗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雖可汗等以十萬騎來者四年
正月朔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
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衆皆失色忠令其衆曰事
勢在天無以衆寡爲意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
期不至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
欒城七百餘里人畜無孑遺俘斬甚衆高祖遣使迎勞忠於夏
州及至京師厚加宴賜高祖將以忠爲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

已難之乃拜總管涇幽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是歲
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
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
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
曰大冢宰已平洛陽天子聞銀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
討之又令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
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
懼忠慰喻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
退忠亦罷兵還鎮又以政績可稱詔賜錢三十萬布五百疋穀
二千斛天和三年以疾還京高祖及晉公護屢臨視焉尋薨年

六十二贈太保同厥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諡曰桓子堅嗣

楊敷 周書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兄子也父暄字景和性朗悟有識學弱冠拜奉朝請歷員外散騎侍郎華州別駕尚書右中兵郎中輔國將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爲榮所害贈殿中尚書華夏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常慨然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邑四百戶除員外羽林監大統元年拜奉車都尉歷尚書左士郎中祠部郎中大丞相府墨曹參軍帥

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加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魏恭帝
二年遷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孝閔帝踐祚進爵爲侯
增邑并前八百戶除小載師下大夫使北豫州迎司馬消難還
授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
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
其首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加感悅州
境獲寧特降璽書勞問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保定中徵爲
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荊州總管長孫儉並表請留之時議
欲東討將委敷以舟艦轉輸之事故弗許焉陳公純鎮陝西以
敷爲總管長史五年轉司木中大夫軍器副監敷明習吏事所

在以勤察著名每歲奏課居最累獲優賞進位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天和六年出爲汾州諸軍事汾州刺史進爵爲公
增邑一千五百戶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
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
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
兵赴救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
卿等俱在邊嶺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強寇四面攻圍日
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
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生死一決儻或得免猶冀生還受罪闕
廷孰與死于寇乎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

乃率見兵夜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軍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數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數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高祖平齊贈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諡曰忠壯葬于華陰舊塋子素有文武材略大象末上柱國清河郡

楊紹

周書

楊紹字子安宏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永安中授廣武將軍屯騎校尉直盪別將普泰初封平鄉男邑一百戶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初遷魏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冠軍縣

伯邑百戶大統元年進爵爲公增邑六百戶累遷車騎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驍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出爲鄆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郡兵從侯莫陳崇討之匹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加帥都督驃騎常侍朔州大中正十三年錄前後功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除燕州刺史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宜封侯蕭循固守梁州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饟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紹又遣人辱罵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僞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將軍中散

大夫聽回授一子又從柱國燕國公子謹圍江陵紹鬪於枇杷
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除衡州刺史賜姓叱利氏孝閔帝踐祚進位大
將軍保定二年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大象末
上柱國邽國公

楊雄

楊雄初名惠文帝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城縣公賜
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
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
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縣公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初進

爵邗國公隋文帝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侯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邗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頰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

稱乃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
刺史事遷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
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
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詔鴻臚監
護喪事有司請諡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諡曰德
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恭仁緜

楊尙希

隋書

楊尙希宏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

北史作寶

商直浙

三州刺史尙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

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賜姓普六
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遷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
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
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迴發喪
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
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迴方覺令數十騎自驛
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迴而至待
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
司會中大夫高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
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

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輒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尙書俄轉禮部尙書授上儀同尙希性宏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日臨朝日側不倦尙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

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懼然曰公愛我者尙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尙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謚曰平子旻嗣

楊素

北史

楊素字處道父敷周汾州刺史沒于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宏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

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爲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與齊人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隋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

之位柱國封清河郡公及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素妻鄭

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

作若

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

是坐免素先進取陳計至是上方圖江表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舫艫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趨三峽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峻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吾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

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
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
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內史
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
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
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蛋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
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
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
無敢守者湘州刺史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
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
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陵等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江
南大定還京師代蘇威爲尙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
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宏厚接薛道衡視
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
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
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
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了帝不悅素懼卽於
北門啓獨狐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
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

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
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
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
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殺
傷不可勝計羣衆號哭而去優詔褒嘉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
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
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
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
問多少悉斬之及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
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

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
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
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爲尙書左僕
射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追
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
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
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
於素上善之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文紀及族父異
並尙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
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胃

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
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
後竟廢黜朝廷有忤違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
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
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尙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
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
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
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
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
之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尙書柳述黃門

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于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王辨子拒守蒲州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悉敗降初素將行計曰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前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元挺皆儀同三司大業元年遷

尙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明年
拜司徒改封楚公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宏
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
輜輶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
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常以五言詩七百
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
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
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
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
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恆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

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財營求產業東西
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
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元感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尙書後以叛逆傑屍於東都市公卿請改
元感姓爲臯氏詔可之

楊約

北史

楊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查所傷由是
竟爲宦者性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
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
同三司文帝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鄆州刺史入爲宗正卿轉

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宇文述以金寶賂約因通玉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

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封修武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疎出約爲伊州刺史入朝仁壽宮遇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在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免官

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元感時爲禮部尙書與約恩義甚篤旣
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耶元感再拜流
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
元挺後之

楊異傳

隋書

楊異字文殊宏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異美風儀
沉深有器局髫齒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
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
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
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

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異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爲宗正少卿未幾擢拜刑部尚書歲餘出爲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異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數載卒官時年六十二子虔遜

楊文思

隋書

楊文思字溫仁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思討平之復治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

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
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甯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
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
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
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興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
儒遂解懷州圍破尉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
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復爲魏州刺
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
嗣位徵爲戶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
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

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楊善會 隋書

楊善會字敬仁宏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劔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

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宏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爲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尙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賜之士達所部

將寶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爲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爲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其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爲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爲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燕榮 隋書

燕榮字貴公宏農華陰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

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澗
王宏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
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
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讐不敢休息上甚善
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
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
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大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
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
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
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

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
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
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笞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
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爾况有過
耶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
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宏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
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宏嗣杖十已上皆須奏聞榮忿
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宏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
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

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宏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賊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楊恭仁

隋書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楊元感叛詔率兵經略與元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耶時威及宇

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賂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
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宇文化
及弑逆署吏部尙書爲宇文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
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
習種落情乃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
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
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卽討募趨邊倍道進賊
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
拜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
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

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
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旣貴不以勢尙人故譽望
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
孝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隆又以武
后外家尊寵凡尙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
以上者二十餘人

楊師道

隋書

楊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洛陽爲王世充所拘間
歸高祖授上儀同爲備身左右尙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
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

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
數訪羣臣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書令太
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
與承乾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爲吏部尙書師道起貴胄
四海人物非所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
其才不爲時所稱帝亦曰師道姿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
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征高麗攝中書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
尙書復爲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集歌詠自
適帝見其詩爲擿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
如宿構者試爲朕爲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

伏卒贈吏部尚書并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詔爲立碑子豫
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爲主壻竇
奉節所殺

楊炯 隋書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
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
知幾上表以公卿以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勅下有司詳議炯獻
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
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
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

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
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
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
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
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光明照下土也
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霑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
機布殺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
武雝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
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

恃以生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能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迨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人深沉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祀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岳瀆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土穀之神也社稷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元冕以祭羣小祀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黼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

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而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象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殫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未可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龍之氣也茹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鸞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鷂者鷩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者猛獸也適可以

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旣不知草木之名又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以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由是

竟寢知幾所請炯俄遷詹事司直則天初坐從祖弟神讓犯逆
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
中出孟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僚觀之炯獻孟蘭
盆賦詞甚雅麗炯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撻之又
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無
何卒官中宗卽位以舊寮追贈著作郎文集三十卷炯與王勃
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
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
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絕
塵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說

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
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